

语言
哲学

王跃平/著

论稿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Press

语言
哲学

王跃平/著

论稿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哲学论稿 / 王跃平著. —徐州: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5646 - 3394 - 3

I. ①语… II. ①王… III. ①语言哲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2181 号

书 名 语言哲学论稿
著 者 王跃平
责任编辑 侯 明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解放南路 邮编 221008)
营销热线 (0516)83885307 83884995
出版服务 (0516)83885767 83884920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印 刷 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21.75 字数 4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哲学出现了“语言学转向”,逐步形成了一个基于语言分析的哲学流派。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流派,虽然大多数分析哲学家在方法论取向上具有某种一致性,但是部分分析哲学家在具体研究内容以及技术路线上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尽管在学界,多数人都把该流派的研究成果称作“语言哲学”或者“分析哲学”,但是如果将其视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至少到目前为止,该学科的研究范围、内容框架等仍然存在诸多争议。王跃平教授这本即将付梓的《语言哲学论稿》(下称《论稿》)把“语言哲学”视为哲学的分支学科,并以自己的研究实践试图为之划出研究范围、内容框架,进而探索相关问题。纵观全书,我感到《论稿》不失为一项重要的学术成果。

较之同类专著,《论稿》的贡献或者特色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致力于理论创新。这主要表现在:

(一)富含创意地框定了“语言哲学”的主要内容。《论稿》第一章的基本观点是:“语言哲学的中心课题是语言、心智(思维、认知、意向等)与世界三者间关系,即语言与世界的互动关系;语言与心智的互动关系;世界与心智的互动关系。”接着,全书紧扣此中心议题,围绕“什么是语言”“语言与世界”“语言与思维”“语言与认知”“语言的层次”“语言的意义”“意义的表达和理解”等7个论题展开探索。此中心议题是全书之“神”,体现了作者“形散神聚”的巧妙构思。

(二)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概念,不少见解具有原创性。

《论稿》第二章的新见在于:①从借指意义上的“语言”、自指意义上的“语言”、符号学意义上的“语言”这三个维度来全面考察“语言”,揭示了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的共性和个性以及各自的优缺点。②从符号学视角来探析语言的本质方面:(a)把信息载体分为自然信息载体(或称“自然信息源”)和人工信息载体(“人工信息源”)——符号,把作为人工信息源的符号又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

言符号,给出了非语言符号的新的定义和新的分类系统,全面、系统和有创意地阐述了非语言符号的特性和功能,阐述了与语言符号的联系与区别、二者的共性与区别,从而大大深化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b) 赋予“意义三角图”以新的解释,提出并阐述了语言的“意指”特性。

第三章:对“语言在先论”作出了有创意的阐释,并且首次揭示了它与“语言本体论”的区别。

第四章:① 就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提出了独见——“部分重合论”;② 就语言影响思维问题,提出了“语言影响思维的内容、质量和效率”“语言影响思维的方法、方式等”等系列观点。——后者,虽然前人也有所论及,但是语焉不详,不成系统。

第五章:对语音的象似性问题的探讨、对语言象似性所作的整体分析(尤其是对语言象似性减损原因的分析)、对隐喻的整体分析(“隐喻面面观”)、对转喻的分类等,都有着作者自己的思考和感悟。这一部分,既是从语言学之标的研究上溯至哲学之本的研究,又是从哲学之本的研究下延至语言学之标的研究,可读性很强。

第六章:对与语用指称和语用谓述相关的若干概念的阐释、对语言的透明性和反省性问题的分析、对周礼全“语言表达式的层次及其意义”理论的阐发——尤其是对“语境之于语言的生成和理解功能”的阐发、对内涵语言与外延语言转换的讨论等,都富含新见。

第七章和第八章:旨在对各种意义理论进行学术史的梳理、阐释和评价。其阐释有对成见的补苴和发展,其评价也不失新见。尤其是对“行为主义意义理论”的探析,其洞见甚多。譬如,对语谓行为、语旨行为和语效行为及其彼此关系的再分析,对“言语行为的构成规则”理论(包括对它的语用预设分析功能的揭示)的阐释,对塞尔关于语旨行为分类的述评(包括对语句分类的启发)等十分精辟,富含创意。

第九章:① 对产生“语言贫困”的根源的分析和对人类消除语言贫困的途径的探讨,都很有新意;② 重新定义了“语用原则”“语用机制”概念,提出并阐述了“目的-意图”“可理解”“得体”“经济”“求变化”“均衡原则”和“形式美”等语用原则,首次提出其优先贯彻之序(法则),以解决语用中可能出现的彼此冲突的问

题；③提出并阐述了“象似机制”“经济机制”“预设机制”等语用机制，首次探讨了语用原则与语用机制的区分问题，并进而揭示了以往所谓的“语用原则”；④关于相互理解的条件的讨论，也很有卓见。

(三)对前人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或概念作出新的阐发，或使那些晦涩含糊的理论、概念[如“认知”“认知科学”“两代认知科学及其主张”“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主张和方法论取向”、(索绪尔的)“语言的任意性”“语言的象似性(及其若干次范畴)”“语音象征”“内涵语境”“外延语境”、(奥斯汀的)“意义”“语力”“语力点”、(塞尔的)“规约性间言语行为”“非规约性间言语行为”等]变得清晰明确；或使那些被人误解的概念或说法[如“形而上学”“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等]得到纠正；或使那些有漏洞的说法得到纠正——这主要体现在各个章节对以往研究成果的述评方面，譬如，关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第四章)的三种旧观点(“同一论”“独立论”和“唯工具论”)的述评，关于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第八章)的述评(如对奥斯汀“施为句”分类的纠正、对奥斯汀和塞尔关于“语效”的说的纠正)等。

要言之，致力于创新是《论稿》的核心诉求，虽然有些提法可能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有些论述可能也不是很到位。

二、运用语言事实，尤其是话语事实来印证、支持前贤之说，来阐释既有观点，促使原有“假说”向科学理论转化。这方面的例子也俯拾皆是，如第四章关于“思维方式影响语言”之见，《论稿》基于对大量汉语语料的考察，阐述了“国人的悟性主义思维方式是汉语特征(整体意合性、自由伸展性和语序的灵活性)的促动因素”之论，语例涉及各级语言单位，可谓言之凿凿。又如，第五章关于“语言象似性”“隐喻”“转喻”等问题的探讨，几乎每一个观点都给出了充足而典范的汉语语料，使之成为强有力的论据。再如，第六章用语言事实来印证“语言层次理论”的功用。这一切既是哲学的语言研究，又是语言的哲学研究；既是语言哲学观的证实研究，也是语言哲学观的应用研究。这样的研究对于促进语言学(特别是汉语语言学)的发展同样具有理论意义，对于促进语言学家学习语言哲学具有实践意义。

三、文字通俗易懂。以往不少同类文献往往喜用“哲学语体”行文，其文字常常艰深、玄奥，使一些精妙的思辨被隐晦的语式所遮蔽；而本书不然，它把高

深的理论、精微的概念表达得浅近平白，通俗易懂。

总之，《论稿》能放眼于学术前沿，立足于学术史的高度，既有纵向深度，又有横向宽度；既能高屋建瓴，有宏观理论求索，又能联系语言实际，有微观语例探究。《论稿》改变了过去同类作品重宏观轻微观、重理论轻应用的倾向；它富含学术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深邃的思想和创新意识。

相信《论稿》的问世对于我国的语言哲学研究必将产生推动作用。

是为序。

杜国平

2016年初冬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授）

目 录

序	杜国平
一 语言哲学的前世与今世	1
1.1 西方哲学发展中的语言转向及其缘由	1
1.2 西方语言哲学的流派和本土的研究现状	10
1.3 本书的研究对象	15
二 什么是语言	18
2.1 “语言”的界定和语言的构成要素	18
2.2 语言的特性	31
2.3 语言与言语	58
三 语言与世界	63
3.1 实体、世界和语言在先论	63
3.2 语言的起源	70
四 语言与思维	76
4.1 旧的说法：同一论、独立论和唯工具论	76
4.2 新的思考：部分重合论	90
4.3 语言对思维的影响	92
4.4 思维对语言的影响	109
五 语言与认知	126
5.1 认知科学与认知语言学	126
5.2 语言的任意性与象似性	141

5.3 隐喻和转喻	170
六 语言的层次	186
6.1 指称、谓述与语言的透明性、反省性	186
6.2 弗雷格、罗素和塔斯基论语言的层次	195
6.3 周礼全论语言表达式的层次及其意义	204
6.4 语言表达式的使用和提及;内涵语境和外延语境	213
6.5 外延语言、内涵语言、形式语言的转换	217
七 语言的意义(上)	220
7.1 意义的指称论	221
7.2 意义的观念论和意向论	232
7.3 意义的途径论	237
7.4 意义的符号关系论	239
7.5 意义的可证实论	240
7.6 意义的使用论	246
7.7 意义的成真条件论	249
八 语言的意义(下):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	253
8.1 奥斯汀的行为主义意义理论	255
8.2 塞尔的行为主义意义理论	270
8.3 对意义的行为主义理论的评价	297
九 意义的表达与理解	301
9.1 意义的表达	301
9.2 意义的理解	323
十 结语	332
参考文献	334
后记	337

一 语言哲学的前世与今世

本章要着重讨论以下三个问题：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及其缘由；语言哲学流派的内部分支、学术传统；语言哲学的研究对象。

1.1 西方哲学发展中的语言转向及其缘由

1.1.1 西方哲学发展中的语言转向过程

“哲学”一词，据说是由赫拉克利特首先提出来的，在古希腊语中“哲学”的原始义是“爱智慧”^①，带有“思辨求真”的意思。由于所有科学都产生于智慧，所以在古希腊，“哲学”是对科学的总称。彼时哲学与科学就是一回事，哲学就是科学；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乃是之后的事。又因为一切科学都是对自然、人类社会、思维本质的探索，所以“哲学”的基本义就是对事物本质的追问、思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哲学界信仰马克思主义，把哲学定义为“关于存在与意识问题的学问”；坚持认为，世界的本原只有一个(元)，即要么是存在，要么是意识，二者不可兼得；并指出，如果认为存在决定意识，那么就是唯物主义一元论；如果认为意识决定存在，那么就是唯心主义一元论。

关于西方哲学的发展到底是怎样一个过程，中西方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宏观言之，有“三转向四阶段”和“四转向五阶段”两种说法。持前说的主要是西方学者，如英国哲学家波普尔(K. R. Popper, 1902~1994)和德国哲学家阿佩尔(Apel 1922~)等。他们认为，西方哲学主要经历了三次转向四个阶段，即：自然哲学向本体论的转向(ontological turn)、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和认识论向语言论的转向(linguistic turn)。持“四转向五阶段”说

^① 汉语“哲学”一词是从日文中借来的，是1912年在《申报》上首次出现的。汉语中，“哲”意为“有智慧”(《新华字典》第11版)。

的主要是中国学者,如王寅等^①。认为,西方哲学经历四次转向五个阶段,即自然哲学向本体论转向(王寅称之为“毕因论转向”)、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认识论向语言论转向和语言论向后现代主义转向。

笔者倾向于“三转向四阶段”说,并认为自然哲学阶段与本体论阶段的分界不是很明显,所以下面只着重阐述后三个阶段后两次转向。

1.1.1.1 本体论阶段(古希腊时期至17世纪中叶)

这一阶段,哲学家的任务主要是研究世界的本原和毕因(being——王寅译)问题,即事物本身究竟是什么;是原子,还是理念;是静止不动的,还是流变不居的。西方哲学关于本体论研究的鼎盛时期主要是古希腊的后苏格拉底时代,以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杰出代表,当然之前的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家,如赫拉克利特等也是重要研究者。以“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为例,不同的哲学家提出不同的观点,或曰本原是水(如米力都学派的泰勒士);或曰本原是火(如赫拉克利特);或曰本原是数(如毕达哥拉斯);或曰本原是原子(如德谟克里特);或曰本原是实体;或曰本原是逻各斯;等等。巴门尼德(Parmenidēs,约公元前515~约公元前445)对世界本原的探讨最具开拓意义。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存在(即being)。认为,存在是一切存在着的事物的抽象共性,是超验的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是世界的本原、本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继续沿着巴门尼德的足迹前行。柏拉图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理念”。认为,只有理念才是真实可靠的,恒常不变的;而我们感知到的存在物是不真实的,是多变的,个别事物只不过是理念的影子。亚里士多德则从实在世界出发来探讨世界的本质,把实体分为第一性实体(即个体)和第二性实体(即性质、关系、数等),认为后者依附于前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研究成果,被称作“关于世界本原的意见”,但是,人们没有看到:

第一,经验具有欺骗性。殊不知,人们所把握的一切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都只不过是感觉器官过滤之后所得到的那个世界的影像,人们所讲的“事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外部世界事实,而是外部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移人物。这种移人物通过了人的感觉器官,当然也经过了人的感觉器官的过滤,经过过滤的东西可能是被歪曲了的东西。如,一根直筷子斜插在水中,你看到的影像却是弯的;每秒移动24张照片,你会觉得照片中的人是动的;某种东西是红色

^① 王寅:《语言哲学研究》(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70~481页。

的,其实该东西本身并不是红色的;等等。

第二,世界是无限的。人们所看到的“世界”,往往是真实世界的一角,而不是全部。事实上,人们不可能把这个无限的世界纳入自己的视野中。

1.1.1.2 认识论阶段(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

正是鉴于上述两点,后来的一些哲学家认为,古希腊先哲们不可能获得“关于世界本原的认识”。指出:古希腊先哲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说明世界本原的问题时,已经受到自己的认识水平和认识视角的限制,因而他们所认识的“事物”只是他们所“认识到的事物”,而不一定是客观事物本身。

再往后,一些哲学家们终于意识到,如果不首先搞清人是如何认识世界的、搞清人的认识的本质问题,那么就回答不了世界的本原和毕因问题。于是,哲学研究开始了第二次转向,即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使哲学研究从本体论阶段走向认识论阶段。

这一阶段,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的认识的本质、认识的来源、认识的过程、认识的途径、认识的能力等。也就是把对实体的思考变为对认识的思想。培根(Bacon,1561~1626)认为,真知的可靠基础是人类的经验,经验是获得真知的途径,进而提出了著名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之所以被认为是认识论转向的开创者,是因为:①他提出“我思故我在”之哲学命题,意即存在依赖于认识,没有认识就没有存在。“月亮存在”,是因为我们见到了才这么说,如果没有见到,那么我们会说“它不存在”。②他呼喊“我在怀疑”,对之前的传统哲学他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坚决反对迷信和盲从,崇尚理性,提出理性是获得真知的途径之思想。他指出:信念须经理性的过滤,感觉是靠不住的。显然,笛卡尔怀疑“关于世界本原的认识”的可靠性。他看到了“被人们所认识的世界不等于客观存在的世界”。——后来,莱布尼茨(Leibniz,1646~1716)也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和知识都来自理性。康德也指出:“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无效。”

概而言之,这个时期西方的哲学家们有一个共识:当人们还没有搞清楚认识的问题之前就去探讨世界的本原和毕因,这实际上是本末倒置;要研究清楚世界的本原和毕因,首先需要搞清楚什么是我们能够认识的对象和人自身具有什么样的认识能力。

然而,认识论哲学家们没有看到,他们在说明认识的本质、来源、过程、途径、能力时,已经受到了认识的表达手段——语言的制约。相关问题紧随而来:语言能不能切分这个无限的世界?能不能表达人的内部世界所感知到的一切?

对今天的我们而言,语言与世界何者为先?语言到底是什么?不弄清这些问题,就不能讨论“人是如何认识世界的”之问题的。有些哲学家——特别是人文主义语言哲学家已经看到了语言在人的内部精神世界构建中的局限性,看到了语言的“本质”,提出了“语言本体论”思想。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①。海德格尔(Heidegger,1889~1976)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讨论语言就是讨论人;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是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语言结构对于世界结构,具有在先性”,“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伽达默尔(Gadamer,1900~2002)说:“人首先并不是在使用语言去描述世界,而是世界已体现在语言中。”——其实,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回答过语言与世界何者为先的问题。譬如,在《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开篇说: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物是借着祂造出的。”

哲学家兼神学家奥古斯丁把其中的“道”解释为语言。认为,“语言创造了万物”。其论据是《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还说: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在中国古代,有制作咒语和招魂之习俗。如《封神演义》中就有“呼名落马”之描写。这类语言崇拜,也间接反映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虽然是错误的。不过,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这种错误认识,必然会影响到对世界的认识。

显然,如果哲学不首先搞清楚语言的本质与意义、生成与理解等问题,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都是无法解答的。也正是基于此,西方哲学开始了第三次转向,即:认识论哲学向语言哲学转向^②。波普尔(Popper)把世界分为三个:世界1——物理客体和物理状态的世界;世界2——精神的、心理的、主观经验的世界;世界3——表达思想内容的世界。王寅认为,这正对应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论三次转向^③。

1.1.1.3 语言论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今)

西方哲学从认识论转向语言论之日,正是语言哲学诞生之时。在这近一个世纪里,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极其丰富,本书将在后面各章中有所涉猎。

① 在传统语言学家那里,语言仅仅是一种媒介或者工具,是一种运载思想的载体,反映现实的符号系统,人们可以借助语言实现对语言背后的概念世界或现实世界的认识。质言之,传统语言观的局限性在于只将语言视为工具性的存在。

② 1976年开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哲学系改成语言哲学系。

③ 王寅:《语言哲学研究》(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1.1.2 西方哲学发展中“语言转向”的缘由

以上对哲学发展情况的梳理本身已言及“语言转向”的缘由,下面拟作进一步探讨。

对此,论述较为全面的是王寅(2008),他把语言哲学的成因归纳为以下七个方面:① 传统哲学的领地因为一些新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生物学等)、实验心理学、逻辑学的建立而变得越来越小,“哲学家可做之事当为通过语言分析来透析概念结构,求解哲学老问题”;② 反思形而上学,另辟新蹊径;③ 经验兼理性,相得益彰;④ 新符换旧桃,人工语言登场;⑤ 顺应研究趋势,纳入科学化轨道;⑥ 现代语言学功不可没;⑦ 倡导语言分析,走出心理主义阴影。^① 我们认为,“语言转向”主要缘于以下五条。

1.1.2.1 哲学家们对哲学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

在当下学界,并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哲学”定义。大致而言,广义的“哲学”是对普遍而基本的问题的具体定性研究,这些问题主要与实在、存在、知识、真理、价值、理性、心灵、语言等有关。阿尔斯顿(William Alston)在其专著《语言哲学》中指出,也许只有概念分析适合于哲学家去做,而概念分析当然“总是要涉及到语言的”。陈嘉映教授进一步阐述说,哲学就是“对重要观念的概念考察”,而概念思辨本来就主要是在语言分析层面上进行的,当概念思辨明确成为哲学的主要工作,语言转向也就自然而然发生了^②。在古典时代,哲学与科学不分家,亚里士多德把哲学定义为求真的科学。求真是哲学家与科学家的共同事业,他们一方面扩展知识的领域,另一方面通过概念思辨使得不断扩展的知识得到理解。然而,科学的发展使得亚氏的定义受到挑战,求真的事似乎可由科学家独立去完成,因为,近代科学主要采取的是实证求真,而基本脱离了概念思辨。哲学家们感到,实证求真的领域已被科学家占领了,现在剩下的只有概念思辨这个领域可供施展才能。概括地说,哲学即概念思辨,而概念思辨即语言分析,因此,哲学即语言分析。

还有一种相近的说法:哲学并不直接研究外部世界(那是各门经验科学的事),而是以研究人的理性、人的思想为己任。但是,理性和思想都存在于人脑这个黑箱里,不能被旁人或后人直接观察到,它们只能由主体通过语言表达出

① 王寅:《语言研究新增长点思考之四:后语言哲学探索》,载《外语学刊》2008年第4期。

② 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7页。

来。因此,要研究人的理性、人的思想,只能通过研究人的语言而间接进行。

于是哲学的“语言转向”也就顺理成章了。

1.1.2.2 数理逻辑的诞生,它是语言分析的工具

数理逻辑不是针对具体事物、事态,而是针对语言表达式在语言系统内的语义而作出判断、推定;这就为从句法研究来确定意义找到了根据。例如:

(1) 薛蟠打了香菱。

句(1)由三个部分组成:动词“打”,主语“薛蟠”(x),宾语“香菱”(y)。数理逻辑学家把句(1)分析为:

(1') 打 $xy \wedge$ 人类 $x \wedge$ 男性 $x \wedge$ 姓名 $xz \wedge$ 薛蟠 $z \wedge$ 人类 $y \wedge$ 女性 $y \wedge$ 姓名 $yw \wedge$ 香菱 w 。

句(1')是句(1)的语义,应该读作:“x 打 y,并且 x 是人类,并且 x 是男性,并且 x 的姓名是 z,并且 z 是薛蟠,并且 y 是人类,并且 y 是女性,并且 y 的姓名是 w,并且 w 是香菱。”又如:

(2) 凡人皆要接受道德审判。

数理逻辑学家把句(2)分析为:

(2') $\forall x(Fx \rightarrow Px)$

句(2')是句(2)的语义,应该读作:“对所有的 x 来说,如果 x 是人,那么他就要接受道德审判。”

语言哲学家还进一步指出:上述分析还揭示了句(2)中的“人”仅仅是一种假定性存在(即“人”被预设存在),并不表明“人”的所指必然存在。

数理逻辑的问世为语言分析提供了便利条件,它是人们进行语言分析最重要的工具。

许多学者也认为正是现代逻辑促成了哲学的语言转向,并伴随语言哲学一起成长。王路指出:语言哲学与现代逻辑就有着十分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语言哲学中渗透了现代逻辑的思想。“实际上,语言哲学研究中所应用的基本方法和主要方法是现代逻辑,语言哲学吸收了现代逻辑的许多重要成果,语言

哲学的研究随着现代逻辑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深入。”^①

1.1.2.3 对古典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厌倦

语言哲学家认为,古典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中所使用的概念、命题以及推理往往是晦涩的,有些甚至是混乱的。以康德哲学为例,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曾经提出如下四个著名的“二律背反”^②:

- a. 正题:“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限的。”
反题:“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
- b. 正题:“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单一的,不可分的。”
反题:“世界上没有单一的东西,一切都是可分的。”
- c. 正题:“世界存在着自由。”
反题:“世界上没有自由。”
- d. 正题:“世界上存在着最初原因。”
反题:“世界上没有最初原因。”

下面是康德就 a 组命题中“时间”方面所作的论证:

假如“世界在时间上是无限的”,也即没有开端的,那么我们上溯或下推到时间的任何一个瞬间为止,都已经有一个无限的时间系列完结了;但是说一个无限的时间系列到某一个时间点上完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无限的时间系列的意思就是它没有一个完结;因此只能说“世界在时间上是有限的”。这也就是说,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

假如“世界在时间上是有限的”,也即有开端的,那么在这个开端之前是什么?虽然那是一种没有世界的空的时间,但是世界是不可能空的时间里产生的,因此“世界在时间上是无限的”。也就是说,世界在时间上是没有开端的。

表面上看,康德通过这一归谬论证得到了一个“时间”方面的“二律背反”,但稍懂一点逻辑知识的人就会发现:在上述“论证”中,他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以第一段为例,“世界在时间上是无限的”中的“时间”是一个抽象概念,而“一个无限的时间系列到某一个时间点上完结”中的“时间”则是一个具体概念。

再拿黑格尔来说,他的“绝对理念”就是一个令人无法捉摸的东西,而这个

^① 王路:《语言哲学研究述评》(下),载《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② 所谓“二律背反”,即两种相互矛盾的判断同时都被证明成立。

概念却是一个构建他的哲学大厦的核心概念。

正是由于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在语言表达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因此,西方语言哲学家们呼喊出要治疗哲学语病的口号。有的语言哲学家(如摩尔,G. E. Moore,1873~1958)针对古典哲学纯思辨的特点,甚至径直提出了“呼唤常识、保卫常识”的口号。

一场开始时主要是针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语言批判,就这样延伸到对整个旧“形而上学”的批判。

以往的哲学家在指责前人的哲学是“形而上学”时,往往自己也在建构形而上学,如康德、黑格尔等。而语言哲学家们强调:我们不是以一种形而上学去取代旧的形而上学,而是要拒斥形而上学,要揭示语言中的错误,治疗哲学中的语言病。

——关于“形而上学”一词的使用问题,我们必须在这里澄清一下。

“形而上学”(metaphysics)是一个变化着的概念:

① 在古希腊哲学、康德哲学等系统中,“形而上学”是指对世界进行形而上思考的学问,是对世界进行超验思辨而得到的一种理论体系。所谓“形而上”是指超越对事物外形(形状、形体、形式、表象)的感觉而取得事物的客观而永恒的本质、规律。形而上学的研究内容是超越感觉的存在,也即经验以外的抽象存在;它要追问的是事物表象背后的永恒之理。哲学家们坚信世界(即客观世界,包括人类自身)内部存在着一个超越感觉的、永恒的普遍的真理(“太一”、“道”),人类认识的根本任务就是找到它,找到它就找到了世界的本质或本原。正是基于此种理解,康德才说:形而上学是“一切科学的女王”、“人类理性的一种自然倾向”、“人的本性的体现”。因此,在传统哲学中,“形而上学”至少是一个中性词,不是贬义词。

② 在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中,“形而上学”是与辩证法(dialectics)相对立的概念,把它理解为“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的思维方法、方式”。也就是说,它是指一种世界观,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受苏联主流哲学观的影响,我国哲学教科书取的就是这样的理解。在我们看来,科学研究其实也不可缺少孤立地、静止地认识事物之思维方式的,如果不把研究对象从它的环境中孤立出来(这叫“初级抽象”),不把它姑且视为静止的、不变化的,我们就无从下手进行研究。

③ 在语言哲学——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系统中,“形而上学”是一个与“可证实原则”相对立的概念,它主要是指传统哲学中那些不可证实的概念和观点,